

在

園

雜

志

在園雜志 卷三

遼海劉廷璣

詞曲莫溯初始近則考之嘯旨唐孫廣謂某君授
王母母授南極真人遞至廣成子風后嘯父務光
堯舜禹去說甚誕後晉孫登蘇門一嘯猶襲其傳
登仙去此道湮沒不復聞矣雖有權輿正畢十五
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傳無授究何益哉迨風雅
變爲騷賦樂府五言七言詩體化爲詩餘及南北
詞曲而填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亦存羶羊之義

耳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衆和作喲喲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哪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盡出終以崑腔爲正音

歌曲盛于唐之梨園故今名伶人爲梨園子弟然

當時所歌以絕句爲樂府而音律分別乃有清平
調小秦王竹枝柳枝雨淋鈴憶王孫伊州涼州陽
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別者不可得清平一調當
時作者甚多惟青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填詞
與善歌元白相亦莫一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絕
句而龜年懷智輩以衆器配之六音皆叶傾聽之
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
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爲定場白之前引明崑山
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改調爲崑山

腔梁仙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云吳閶白
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
謂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
人始終獨唱永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
齣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猶輩出以南
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陰
南畫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
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挂梧桐
之類總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

也。久沿不覺習而安矣。然今日人盡薄填詞爲容

易而尊詩詞爲上乘。黃九烟

周星

云詩降爲詞詞

降爲曲。愈趨愈下。愈趨愈難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王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許。不置。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以于持衡而論琵琶自高于幽閨。譬之于

詩琵琶杜陵也幽閨義山也比之時琴琵琶程墨也幽閨房書也琵琶語語至情天真一片曲調合拍皆極自然真是天衣無縫至于才人點染淺深濃淡何事不能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遂謂各一手筆乎觀少陵詩何法不備何態不呈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

前人云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皆非是如此論曲似覺大

苛安見類書不可填詞乎興會所至托以見意何
拘定式若必泥焉則彩筆無生花之夢矣况文章
幻變體裁由人公穀短與史漢冗長各出已意何
難自我作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也水滸多
用典故才嘗不與荆劉殺拜四種白描者并傳又
云汪伯玉南山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唯湯
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踈然三君已臻至妙猶如
此訾議誠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漁十種填詞洪昉
思昇長生殿亦大手筆各有妙處但字之賓白似

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後人作何評論也

古舞法幾亡今梨園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雙手翻捧者原本之于番樂如法僧作談口也孔東塘曰舞者聲之容或象文德或象武功文則干羽揖讓武則戈盾進止東階西階之舞所以合堂上堂下之聲也古者童子舞勺蓋以手作拍應其歌也成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兒唱連像也若雜劇扮演則又踵而真之矣惟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

盥手照面梳粧坐臥之容以應歌拍耳至于外國
旋魔等舞各像其風俗文武之容亦非離聲歌而
別有所爲舞也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絕不相似者如慶壽之
王母則鳳冠霞珮羣仙則用蟒衣小逼之衛律則
補服大逼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
之韓信曲文內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
顏空熬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鬚髯何
也范少伯之後訪曲文內羞殺我一事無成兩鬢

星亦不用鬚髯皆老梨園以訛傳訛至于檢點之
故也至於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
本始于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毀無奈習
焉不察然而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渾以博聽者
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于他省
外郡語音尚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
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且外末從
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爲副淨小丑也耶亟宜
改正一大快事

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楊廉夫彈詞有仙遊夢遊
俠遊冥遊等類董解元彈詞西廂王寶甫師其意
作北西廂傳奇然董之彈詞冗長太文反不若王
之傳奇情文兼美可歌可誦也大抵彈詞元時最
上一代風氣使然今則競勝傳奇縱有好絃索者
亦不足悅人耳目

唐張祐悖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
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梳舞上皇驚笑悖拏兒今
有啣喇班用小童以筓頂梳而轉升尚復下送葬

之家亦有于前導作此戲者想亦悖琴舞之遺意耶

小曲者別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買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脚的也來哭趕脚的他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裡調情我的驢兒受了苦一變爲劈破玉再變爲陳垂調再變爲黃鵬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于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

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黃金印
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
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男兒當自強四海把名揚
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邊
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爲研
呀優呀呀優志夜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喲
如倒板槩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
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
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

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馱之人
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奏
之想亦當時鷓鴣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
存其名烏知後日之節節高不亦今日之鷓鴣柘
枝也哉

庾詞者古所謂詩謎也令人猜之以發一槩本射
覆之意推而廣之遂因事立名因名立格如蔡中
郎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齏白乃絕妙好辭
四字遂名曹娥格後述其意作曰單身機匠難織

龍袍乃大紅紗裙四字語句天然頓覺後來居上
近且用三字叶韻矣

蘇黃格本東坡山谷戲作命名如猫兒尾遇鼠則
搖鼠通暑遇暑則搖乃扇也夫差兵遇越而圍越
通月遇月而圍乃風圈也

問荅格問韓信何處拜將曰築臺築臺燭臺也俗
謂之調侃西廂詞曲曾用之

增減格一湯字謎二古人名曾點成湯一迨字謎
四書一句修道以仁

像生格畫二隸對立堂下謎西廂三句一個兒這
壁一個兒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蒜辣格皆鄙穢語也

調聲格用詩四句不拘四五六七言如首句謎東
字次句謎董字三句謎凍字四句謎讀字

破損格亦用詩四句如謎廢弓一張爭帝圖王勢

已空

無靶

八千兵散楚歌聲

無弦

烏江不是無船

渡

無稍

羞向東吳再起兵

無面

大意包格即各謎之長者如謎桌子云觀其面則

方察其色則赤而有光量其身則僅二尺五寸以
長問詩書頗有分問酒肉頗久嘗可以居方面之
位而坐鎮乎雅俗可以當臺臣之職而高登乎廟
堂雖相君之面不過平平耳而相其太體其中立
而不倚者殊足爲四方之所拱向而不敢背立乎
兩旁如謎鏡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是空非
空非色四大部中此方清潔若非堅執定本來面
目從何得

小意包格印各謎之小者如謎古人名

黃香

不是

桂花是菊花梅蓮蘭蕙不如他官之音寂寂長門

有異人劉伶漢家子弟做梨園奕秋清簾疎簾方

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李師師童子六七八人復有

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還有二千五百

人太史慈翰林新造育嬰堂申詳准備文書報上

司展禽自起開籠放白鷗公孫杵臼三世春米營

生兒子不知去向謝安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

門不喫驚米元章民以食爲天通場第一篇百里

奚二十長亭行道半小奴辛苦負詩囊張九齡學

挽強弓未十年

南霽雲

楚天雨後見明霞

林逋

甲

乙之鄉可以逃亡

白樂天

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

清風與明月

黃庭堅

右軍寫道德經字字如金石

晁錯

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念頭差

崔鶯鶯

一派峰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

馮京

兩人並

轡入皇都

梁鴻

河橋有鳥獨高飛

馮婦

生在午年

午月如何不作男兒

呂布

梁鴻配孟光不着綺羅

棠

山壽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岳飛

挾泰山以超北

海第五倫

朋友之交也

孟浩然

三宿而後出畫又

一詩謎四人者少年行云綠柳陰中點絳紅楊朱

奔蹄叩角開春風司馬牛少年意氣真堪托季任

一諾何妨縞紵通然友隱居云垂楊枝上漏春光

泄柳歸去來兮獨擅長晉文從此塵勞方盡歇長

息素絲白馬為誰忙綿駒老農云中男驅犢出前

邨牧仲長子攤錢送寺門孟施舍閒共兒曹相伴

語告子今年齒落復生根易牙近世盛作意包知

之者多故倍于他格

夾山格

夾海格

錦屏風

滑頭禪以上四格名翻條子另有管見一書以字
三翻而成譯之殊無佳趣不若前之各格可以生
發智慧快心爽目也故止存其名而已

燈謎本遊戲小道不過適興而成京師淮揚於上
元燈篷用紙條預先寫成懸一紙糊長棚上粘各
種每格必具名曰燈社聚觀多人名曰打燈虎凡
難猜之格其條下亦書打得者贈某物如筆墨息

香白扇之類今此風已不熾矣

酒令起于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心是以名酒令曰卷白波又曰快人心蔡寬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樂詩云閒徵雅令窮經史然細考唐人酒令如沈亞之令狐楚顧非熊張祜盧發姚巖傑方干李王簿李昇徐融輩所行令非不佳但皆寓諷諧譏刺或片言投合便結契好一語忤意重至殺傷性命輕亦損害功名有乖佐歡快人心之旨反爲卷白波之爭戰殺伐

矣烏可乎即宋東坡與客以易卦為令猶有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之太露翻不如半夜生孩兒不知是亥時是子時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是月光之巧而佳也考調言所行用古人一名一字如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原名平曾皙名點樊遲名須劉季名邦項羽名籍枚叔名乘又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婦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濤崔徽美人連字名者鶯鶯好好紅紅賽賽之類既有裨于風雅復又與世無

侮取樂杯酒之間何其適也即馬援以馬革裹尸
死而後已李耳以李樹爲姓生而知之鉏麇觸槐
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仙才佳
令絕無僅有然可爲知者道耳使在座有一才不
能敏者即生忌嫉而况才與不才者乎猶記己丑
春宵宴集予有詩云兩夜五更三點盡一堂二十
四人歡乃舉一令各說子字俱切一人如癩子瞎
子禿子聾子叔子嬾子兄子妹子蠻子倭子表子
鵠子之類惟先聖先賢先儒帝王后妃俱不許道

餘無避忌其時列座文武雅俗皆能應答如响爭
竒角勝至令將窮之際突出一意想不到者舉席
大笑誠快人心次日又行食物以地得名者因戒
在座食素之人不許亂及葷味犯者倍罰惟葷則
不忌素如蒙山茶松蘿茶武夷茶湘潭茶霍山茶
陽羨茶潞酒潏酒惠泉酒易酒滄酒高郵皮酒涑
酒福橘青餅關東魚建蓮太和燒固始米龍猪台
養徽州山藥安肅菜天目笋廣鴨萊雞滌鯽滌鯽
固鵝鎮江醋川椒膠棗高郵蛋西寧桃宜栗羌桃

松江蓴閩姜金華火腿之類不一而足人皆稱快
及行食物以人得名者如東坡肉眉公餅楊妃乳
西施舌諸葛菜杜酒張梨耿餅董糖唐蹄畢肚婁
包伍蛋羅酒僅得十餘種題目稍難應者即少遂
不若前二令之歡快也於此可見當合衆心爲樂
不當以才自恃不獨不能佐歡且或因此生怨皆
不可知若舉座盡屬文人旗鼓相當又不可加以
俗令也

西北人多強健東南人多脆弱地氣使然豈禽獸

亦如是耶余守處八年每民間送虎一隻二隻遠
邑送虎皮虎骨者甚多不聞某處某人爲虎所傷
郡誌有日殺五虎記乃二大虎三小虎入城盡遭
營兵鎗矢而斃家人金壽曾于縉雲縣夜行持紅
燈籠緩步山腰遠望若燈三四盞就之頗近方知
爲虎雙目驚倒山崖人與紅燈輾轉滾下兩虎不
知何物咆哮一聲曳尾而奔此不獨力怯更心虛
矣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

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廬陵羅
景綸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鷄則甚矣不吠
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
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
乎予按徐州產鼠一種較鼠形差小遇貓則以嘴
扭其鼻貓伏不能動是以下犯上矣大逆不道可
與梟獍同科

壬午闈中監試副者南贛徐副使攏中秋後無事

閒談贛州有小人國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

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假父仗此爲生往來看者
給以錢米呼其假父曰爹見官長即屈一膝曰老
爺安此假父教之者聲音類烏雀不甚了了一應
水火飲食之類假父能辨之據云泛海商人帶至
者今十二年矣時主考侍御劉豹南子章睨視良
久曰一團陰氣信爲外國人也

幼時聞前輩閒談蒙古中力大者無如把都魯張
京師煤車一馬前導一騾駕轅兩馬左右驂盛行
時張于車後隻手挽住四駢步不能移又與友人

戲友負簷柱而蹲張拔簷柱以足踏其襟塞柱脚下友苦口乞求仍將柱拔起襟始出屋瓦不爲稍動張亦不面赤氣喘又與力之稍次者戲張隻手挽次者之腰帶張前曳次後却帶忽中斷兩人俱跌爲之大笑王府前石獅子少有歪邪張左右擺設如持一磚塊然使正而後已

扈護衛

坦

從其至戚任所攜千金裝歸京師爲剽

者覘知四騎踪跡或前或後得隙便剽劫之晚投客邸店門相對僅隔一街護衛見四人詫異心甚

恐謂其親隨王達官曰彼非善類將不利于吾蓋
知王勇而捷足以了之也王曰諾當善驅之乃持
銀巨錠直入四人寓呼其店主人曰吾寓中無大
剪敢借一用主人見其涵涵狀不敢不與王以銀
付主人剪逾時不稍動王笑曰何懦也以銀入剪
口持向已脛骨上兩擊而銀開眉不稍皺四人吐
舌驚懼逸去護衛聞汾陽有名妓至其地欲一物
色之妓爲豪者獨霸等閒不得出護衛計賂其鴇
母私載之來妓方與護衛飲狎豪者竊知之糾此

方素能鬪者十數人入其寓欲生奪妓而辱護衛
聲聞戶外妓大泣曰奈何害我王曰無恐吾視若
輩如拉朽耳出戶諸來者棍棒交下王先以左臂
承之皆辟易其右臂亦然既而以脚撥其下衆皆
隨脚而倒盡披靡奔散王亦不追闔戶而寢妓謂
護衛曰明晨必大興復仇之舉矣王笑而不答詰
旦一婦年可廿七八娉娉婷婷而入護衛之寓曰
昨者爲誰乃敢敗吾諸弟子耶王視之私行自忖
此娘子軍亦能復仇耶應聲而出曰惟某婦曰他

不足怪獨此下一路乃吾家秘傳不輕示人汝從何得之汝師爲誰王曰吾師某某婦聞大慟哭失聲旣而曰此吾叔也叔無嗣恐失傳故傳吾昨諸弟子言其狀吾不信有此今果然乎遂與王約比勢觀者如堵走數十迴環手足作勢各不相下點首稱善乃互拜結爲異姓兄妹而別

漕運總督屈公

進美

前爲廣西撫軍先君請南寧

司馬時曾爲屬下後回京先祖治席相邀一到先設猪首一熟鵝一饅首廿個食完然後入席諸客

尚在拱讓而此公之十斤器中已蕩然無餘矣夜
深復以方物侑酒屈大言此物只可塞牙縫更進
鷄子三十枚始散

提學劉副使公琬

琬

時同官豫章招集僚友見正

席外旁列三几皆陳列酒器大小畢其中有最大
一瓢可容十升予笑曰此盛酒甕非飲酒杯也公
琬曰君未見飲此巨觥也耶諺云主不喫客不飲
吾請先自飲以博諸君一祭立呼酒至滿此瓢兩
手捧飲座客皆立視時優人正演西廂雜劇亦驚

駭停拍未幾徐徐而盡其扮紅娘者所持折疊扇
不覺墜地吹合諸人咸住簫管公琬置瓢几上無
異未飲時予曰君復能飲此瓢乎公琬曰吾今爲
主宴客當留量相陪烏可先醉予曰今日如此痛
飲明日尚能再飲不作病酒狀乎公琬曰君知千
里馬乎今日而千里矣倘明日足繭不能千里是
烏得名千里馬耶飲酒亦若是耳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

孔子貌似陽虎今人亦有面目相似者湖北董開

府國興

與浙江趙藩司

良璧

相似俱旗籍人西川

王觀察

瑛

與松江芮別駕

鉅

相似俱寶坻人諸公

與寒家俱有瓜葛乍見頗覺恍惚細認方知爲某
某

先君與劉公

斗

曹公

邦

同爲部屬一日並馬而行

曹向劉曰君馬何其肥也兩股真如柳斗劉笑曰
可恨他近來不食草料只啃槽幫相與大笑可爲
雅謔劉後爲浙閩總制曹降阜城知縣

善戲謔今不爲虐今衛人美武公之詩也戲謔上

古已有苟能善焉斯不爲虐耳宗黃老者尚清談
弄文翰者事滑稽大率寓諢浪于風雅者居多是
亦一善也逮至後世有君命臣相諢者長孫無忌
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
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縮頭連背煖漫褻畏
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
畏皇后聞耶有以姓相諢者尤延之爲太常卿楊
誠齋爲秘書監一日尤誦一句屬楊對曰楊氏爲
我誠齋答曰尤物移人又狄梁公戲同官盧獻曰

足下配馬乃作驢盧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狄曰
狄字犬傍火也盧曰犬邊有火是煮熟的狗有以
身體形像相詭者虞僧儒許靈長俞瞻白偶集俞
多髯許禿頭時有辣梨之誚許朝俞曰髯子販松
毛終朝賣嘴俞未及答虞遽代應曰辣梨種芋苻
鎮日埋頭又兩人一長一短長朝短曰居烏在方
寸之木足以有容也或從其小體必也射乎短朝
長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爲能勝其
任也及至葬壤地褊小舉而委之于壑魚鼈不可

勝食也有以名相謔者方千里與張更生共飲方舉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有以集書縮脚嘲人者嘲闕唇曰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嘲聾耳曰見在田飛在天時乘六以御天確乎其不可拔潛嘲一老翁綽號土地曰入其疆闢入其疆蕪諸侯之寶三敵人之所欲者吾

朝一文士名達曰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
不皆用經書成語而末句尤竒有僧俗相謔者東
坡戲佛印曰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鳥宿池邊
樹僧敲月下門古人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笑
曰所以老僧得對學士有兄弟相謔者韓浦韓洎
能爲文洎常輕浦曰吾兄爲文如繩樞草舍聊蔽
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也浦聞作詩寄洎
曰十樣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老兄得此
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有兄妹相謔者東坡嘲

小妹云蓮步未移香閣內額樓先到畫堂前妹答云滿面不知口何處忽聽毛裏一聲雷有夫婦相戲者秦少游喬粧戲小妹云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小妹荅曰任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此皆戲謔之善者也明時竟有父子戲謔者一父進士官太守致仕家居其子孝廉謁選得某郡別駕父誡之曰爾素詆諧利口傷人今居官矣須痛改焉子揖而對曰堂翁吩咐得極是晚生領教是子戲其父矣更有父爲宰輔子尚諸生一日父至書

館子他出問館童知子爲狹邪之遊乃書其壁曰
昨日柳巷今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子歸見
之即寫一箋達其父昨日暴雨今日狂風陰陽燮
理相公相公是子諷其父矣又一老儒有二子長
諸生次孝廉父與次奕長從旁觀局老儒曰此非
秀才家所爲之事長慚甚棄家入山寺讀書二年
亦膺鄉薦榜下其父已卒歸來一痛後撫棺大言
曰何不少待對坐下一盤棋也好是子詰其父矣
戲之與諷與詰俱不可並記之以爲文人之戒

明末浙東馮宦曾為某省撫軍子告家居適遭國
變城破登樓欲投繯盡節其子及家人環遶而泣
遂偷生投順其後愧悔悲號不食三月而卒倘死
於三月之前豈不完名全節此子陷親于不義可
為大不孝家人亦不忠也先岳李公迎春為廣西
方伯同城孫延齡反其婦孔四貞即定南王之女
逼李公使降李公罵不絕口欲拔佩刀自刎家人
邵六再三勸阻且曰陽為從順以待天兵可也李
公為其所愚後孫孔夫婦疑公兩端遂被害此邵

六陷主不義真爲可恨所以大丈夫臨大節貴能自決不爲人所移

廣平冀公治

如錫

年五十無子夫人妬而有才素

不孕不惟不容納妾即婢子必擇奇醜者公治無奈亦甘心聽之矣其弟

如珪

有三子欲以一嗣公

治悉以所晰家產並歷任宦囊咸付其弟董理而弟婦忻忻以爲得計更逆料兄嫂之無他也初公治由司道內陞京卿便道抵家將進都治備儀物以足餽遺屬其弟檢點蓋歷任所得羨餘久已續

運于家矣其弟與婦在室私語夫人偶過窓外聞弟婦詈其夫曰禮物何須過多此皆已到我手之物好留我的子孫受享又與老絕戶何爲夫人駭然自言老絕戶一語實傷我心泣暗下隱而不發趨公治東裝先赴京卿任行後夫人乃詣村莊遍覓女之豐厚強壯者得五人親送至京公治方與客葉戲聞夫人至大驚葉半墮地急見夫人曰胡爲乎來夫人曰吾爲君送妾來也此居湫隘亟易之乃出金爲稅木宅而居公治喜出望外不解其

故然亦不敢問也夫人乃詳審五女癸水之期以次第侍寢其不侍者留伴夫人未期年皆受孕逾歲生子二女三又期年生二子未幾歷進秩兵部左侍郎夫人辭歸公治苦留不得乃曰君留二子一女以娛朝夕吾攜二子二女歸家且與二叔算帳耳始明言所以娶妾之故爲老絕戶一語也抵家悉以曩寄如珪產業宦橐按籍取趙如珪夫婦方悔失言後如珪三子皆殤竟絕嗣轉得公治之子嗣之信乎存心不善神鬼共殛之

四川已酉鄉試後孝廉數人結伴公車過陝境內一少年留宿狹邪以假銀給之次日北上自覺于心不安入闈恍惚見妓不終場而罷歸途復經前處隣人告曰自君行後妓以銀付鴇母母識假銀怒而扑之身無完膚妓泣曰命薄至此何以生為夜即投繯死矣孝廉聞之不勝愧悔後揀選縣令未任而殂人以爲薄倖之報云

妓女無良人盡知之至其肆惡設騙未聞有果報者秦妓鶯嬌與一大學生狎往來甚密嬌許鹽商

從良行有日矣生尚未知嬌過生寓給曰有急需
貸君四兩五錢三日即償或薦寢或奉趙決不愆
期生即如數付之不知嬌之詎已也越期不至往
詢之業已從商遠颺生付之一笑而已年餘生夜
夢嬌衣紅衣腰繫白巾蹙容前拜曰來償君債驚
醒天曙家僮報曰柵中牛產一犢生心動往視犢
渾身赤色環腰白毛一線生領之後生出遊二年
歸問犢何在家人曰主母已售之矣聞價若干曰
四兩五錢生悚然明告家人始末傳之遠近駭人

聽聞可見設心誑騙雖下賤如娼妓猶不可爲况其他乎

某侍御鄉居一日赴友招薄暮歸家遇市兒醉立中途從者令少避市兒怒曰吾與若桑梓也曷避爲從者叱之市兒大怒穢言肆詈侍御令輿者紆道速歸市兒隨其輿且行且詈逮至門侍御令闔者亟扃其戶市兒持瓦礫擊門而詈隣人見之力勸始去其從者跪請於侍御曰彼小人敢犯若此請送諸官以法治之侍御曰彼非詈我也從者曰

彼且直呼名焉。侍御曰：世豈無同名者乎？一笑而罷。次日遣其子若弟詣市兒家，曲致慇懃爲謝罪狀。越日復以酒肉遺之。未期年，市兒以毆人致罪，問死下獄。侍御復令人賫酒食於獄中，視之。市兒大呼曰：某公殺我，獄吏及卒驚詢其故。市兒曰：曩者子以酒後犯公，公于是時以官法處我，我當知懼懼而悔焉。豈有今日，公乃不加責而反慰惠交？至予以公尚如此，他何懼哉！是以益肆無忌，毆人至死，則今日之死，謂非公之殺我，而誰與噫優容。

盛德也不加責而縱成其惡則過矣傳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故書曰克誅其心也此市兒之死侍御克之也君子之待小人優容可也優容而克之不可也

甘忠果公

文焜

以雲貴總督進京

陛見時吳逆

反形已露 特命回滇過邯鄲先君爲廣平太守接見其四公子隨行甘公云聞公有四女賢淑與此子結爲婚姻何如先君答曰俟定亂復 命後議未遲也甘公諄懇再三即取魚袋中 欽賜金

不圖卷之三
三
鏡一枝爲定先君歸向賓客曰此兵器也烏可爲
聘恐兒女誤非佳兆後三桂反甘公率四公子同
盡節於吉祥寺而四妹不久亦亡人服先君先見
之明云

二孫永鑽隨其父母暫寓涿鹿有貴公子求親佟
府者拉之陪往佟公夫婦一見永鑽曰此真吾婿
也不願貴公子即商之孩兒夫婦孩云上有尊長
未敢自尊且如貴公子何一日孩婦他往過佟府
佟夫人擁之入拉謂其女曰此爾姑也亟拜見孩

婦見佟女端莊幽靜愛之遂馳報老母老母曰此天緣非人謀正俗云愛親作親者是也即煩親友作合今則夫婦和好兒女成行矣此事頗類傳奇附記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之先以大司馬大中丞總制三

邊陝川居官清正嚴明一時倚重但性情稍偏未免失之于刻卒後恩賜祭葬廢一子入監因以嗣有幸盛典先後螟蛉二子亦各無後人以爲奇堪輿家言此必卜葬于絕地也即如禪和家地

骨不吉其門徒亦不能繼何況大人此說更屬荒
唐然居官或刻則有傷天和亦所忌也

張遂寧先生

鵬翻

以宮保尚書總督河道駐淮文

清江浦行署之西有大方池蓮最盛忽開並蒂數
莖蓮房頗大先生宴集僚屬賦詩寫圖以紀其事
時封翁太先生在署年正八旬先生與夫人結髮
齊眉介弟三人二公子暨孫輩俱歡聚一堂人以
爲佳兆云先生爲予薦師其不稱夫子而稱先生
者先生教以當如是也

遂寧先生平生極敬關夫子極慕諸葛武侯之人品學問關帝集有誌書二本武侯集有忠武誌八冊俱考訂詳明可法可傳總河行署川堂後有廳事三楹南面供奉關帝像旁周將軍持刀侍立西面設几案遂寧先生端坐辦理公務幕中無一友一應案牘俱係親裁有時集寮屬商畧稍有私曲即拱手曰關夫子在上監察無遺豈敢徇隱間有以密語干瀆者即曰周將軍刀鋒甚利爾獨不懼

耶

江西觀察韓敬一

象起

署中牡丹九月上旬大放

數朶不減春時惟葉不甚茂耳同事諸公分韻賦
詩宴集者十日敬一性喜繁華而不能久且暮年
無子人亦以爲先兆云

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
春詩有挿瓶花影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爲太蚤豈
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爲異至温州十月小春桃
花杜鵑山凹如火則蚤而又蚤矣

武林梅花最盛惟西谿更爲幽絕小河曲邃僅容

兩小舟並行舟可五六人一坐賓客一載酒具茶
竈深極處香風習習落英沾人衣袂所持酒盞茶
甌中飄入香雪沁人齒頰覺姑蘇元墓鄧尉猶當
讓一頭地也種花人本爲射利而愛花人各具性
情春光成就能兩得之抵岸有一道院院中古梅
二株不知其幾何年矣一紅一白枝幹交互屈曲
盤錯亦莫辨其何樹爲紅何樹爲白橫枝如磴可
以登陟予上至顛則樹頂廣濶平衍上設竹榻一
具予乃跌坐高臥清味透人肌骨別是一番境界

真香國也

繡毬一名雪毬一名玉團舊皆木本大樹近以通洋自洋載至中國者名洋繡毬草本也其花初放小蕊黃色成毬始白將敗則紫開最長久惟畏日耳截枝插地避陰易活

烟草名淡巴菴見於分甘餘話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書產呂宋關外人相傳本于高麗國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

亦忘憂之類也王如言採得遂傳其種今則遍天下皆有矣其在外國者名髮絲在閩者名建烟最佳者名蓋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馬余塘浦城濟寧乾絲油絲有以香拌入者名香烟以蘭花子拌入者名蘭花烟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甚多始猶間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黃童白叟閨幃婦女無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時刻不能離矣諺云開門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更有鼻烟一種以烟雜香物花露研細末嗅入鼻中可以驅寒冷治頭疼鼻塞

母煩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烟草之廣且衆也

門人尹半塔在商丘宋太宰座次人有以寶石呈
售者太宰命別真贋半擔取視太宰哂曰辨琥珀
用鼻辨寶石用舌蓋寶原從石出尚具鋒稜其性
帶涼舌舔便覺不似假者之溫而滑也予旋命取
試信然又大家閨閣欲試真假貫之以線真者一
瀉無停假者頗澁遲遲方下以真者質重而假則
質輕耳志之亦可爲博古者一助

京城西便門外二十里諸葛莊南土人名姥姥墳

乃明朝葬宮人處也冢固累累碑亦林立文皆奉
皇太后或皇后懿旨諭祭翼聖夫人或贊聖夫人
奉聖夫人之類文更典雅皆出司禮監太監手筆
守墳老嫗尚能言其所以每於風雨之夜或現形
或作聲幽魂不散余題詩有莫怨當時恩厚薄十
三陵上亦斜陽之句地震後碑俱倒仆將來自化
爲烏有矣

余守處郡赴杭值季時制府王公騰廉使卞公永

墓於十二月廿七日獲海賊九十八名即日審明

入 告廉使傳予同審臬署即岳武穆王舊宅也
堂廡高峻歲嚴審至三鼓未及一半余覺寒甚出
換捨狸狲厚裘回視廉使坐南面旁設余座燈燭
輝輝侍立之人類皆猙獰猛惡大聲喝呼聞之悚
然堦下之人各各戰慄枷鎖之聲恐人心膽因歎
曰所謂陰間森羅殿者誰其見之哉會勘完止坐
爲首六人餘以脅從寬之後待罪西江每每念及
多于死中求活三年之入庶于心無媿也

西江臬署有揆道堂七間高大軒敞構自明季余

每于聽訟後一更時獨坐公案默祝所審事件有
寃否已決人犯有屈否或神明警戒我或鬼物責
備我我坐此靜候胡不速至耶漏三下終寂然余
方退寢

揆道堂西畔轟于雷梁柱皆老楠木想前朝舊物
也其下惟蜈蚣穴數處然蜈蚣甚小別無他異

揚子江以北數百里平原並無一山而淮安府附
郭名山陽縣考志書云舊有地名山陽因以名縣
然未詳所以命名之故詢諸野老叅以己意蓋山

以南爲陽縣北有鉢池山爲七十二福地之一王子喬修仙處地形較他處高數仞非土非石皆積砂所成豈山陽以此得名耶

洪澤湖心離堤三十里有洪澤邨秋深水落時屋基石礎隱隱猶在東坡詩題發洪澤中途遇風復還卽此地也明平江伯陳瑄築堤百里環抱湖水

令其出清口以三分濟運七分敵黃每水漲時堤裏之水較堤外之地已高數丈諺所云日費斗金不抵西風一浪者是也至今一片汪洋人亦不知

有洪澤邨矣余初赴河工總理高家堰見長堤屹
然鞏固寬八丈三尺堤裏俱層層石砌縱有狂風
巨浪可保無虞也

隋煬帝由河南幸揚州開河行舟今泗州之汴河
即其故道一日至破釜澗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
書云洪澤澗在淮陰鎮之東淮陰鎮即今之清江
浦也

予棄舉子業即耽吟咏以逐年所得漸次成帙名
曰葛莊編年詩蓋存詩兼記事也繼以樂府古風

五言七言律絕諸體各從其類加以刪改名曰葛
莊分類詩鈔業已梓行孔東塘南游返相謂曰君
詩分體正非分類也不見李杜有分體分類各集
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正而已印行者悔無
及矣

後場用表判明時舊制也本朝崇尚風雅特諭
閣臣議去判增詩以五言六韻為合格予私念天
下才人如星羅碁佈知者固多但恐窮陬僻壤後
生小子輩不能周知且五言六韻即宋金元明作

此格者寥寥無幾昭代亦不多見檢予生平不過
五首而題合試帖者僅一因與同志諸子先取唐
人之可爲措法者選輯名曰花豫樓五言六韻唐
詩豫梓以行提要錄二月十五日爲花朝予生後
一日故命名花豫

老爺奶奶之稱乃仕宦家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湯
臨川還魂記內游園一齣杜麗娘云這般景致俺
老爺奶奶再不題起近俗稱諸神道亦曰老爺奶
奶元天上帝曰真武老爺關夫子曰關老爺岳武

穆王曰岳老爺黃河金龍四大王之神稱神曰大
王老爺稱河曰老爺河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
奶奶清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
皆以奶奶廟稱之在鄉人婦女之愚意蓋尊之如
顯宦親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稱知縣曰父母
稱知府曰公祖百姓稱知縣為大爺知府為太爺
是縣為父而府為祖也等而上之無可加矣則為
大老爺太老爺至於婦人之奶奶亦是通稱今且
一槩加稱太太矣等而上之則為老太太太祖太太

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命婦稱安人
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盡之矣近總不聞此稱
唯老爺太太竟成宦途通套無分官品之大小上
下矣明時巡撫稱都爺總兵稱總爺今一槩大老
爺在督撫提鎮國家大臣受之允當以下鹽學監
督司道等官亦居之不疑寧不汗顏乎予每聞此
甚覺不安但比比皆然未敢衆醉而獨醒也

商丘宋公記任丘邊長白爲米脂令時幙府檄掘
闖賊李自成祖父墳墓中有枯骨血潤白毛黃毛

白蛇之異與吾聞于邊別駕者不同長白自叙其

事曰虎口餘生而曹銀臺子清寅演爲填詞五十

餘齣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顛末極其詳備

一以壯 本朝兵威之強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

忠義一以暴闖賊行事之酷虐一以恨從僞諸臣

之卑汚游戲處皆示勸懲以長白爲始終仍名曰

虎口餘生構詞排場清奇佳麗亦大手筆也復撰

後琵琶一種用証前琵琶之不經故題詞云琵琶

不是那琵琶以便觀者着眼大意以蔡文姬之配

偶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驚傷董死並文
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義敦
友道命曹彰以兵臨塞外協贖而歸旁入銅爵大
宴禰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皆真寔典故駕
出中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說者以
銀臺同姓故爲遮飾不知古今來之大奸大惡豈
無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動人興感者由其罪惡重
大故小善不堪挂齒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惡
固不勝誅小善亦不忍減而于中有輕重區別之

權焉夫此一節亦孟德篤念故友憐才尚義豪舉
銀臺表而出之實寓勸懲微旨雖惡如阿瞞而一
善猶足以頭換面人胡不勉而爲善哉若前琵琶
則高東嘉撰于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
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圯而青山如故不勝
今昔詞人之感傳言明太祖讀琵琶記極爲稱賞
但欲改易一二處面語東嘉曰誠能改之當賜以
官東嘉唯唯然竟不肯易一字于此見其品行之
高記中賓白宏博可以見其學問之大詞曲真切

可以見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填詞家咸以琵琶爲祖西廂爲宗更無有等而上之者至于立名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爲周氏蔡邕者取賣菜傭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考旣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于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乎且漢世尚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婦三兩月者况陳留距洛陽不遠焉有子登巍科贅親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並道路相傳無一知之者陳留洛陽屬邑如此飢荒即使不

歸何難拯救乃忍聽父母餒死而耳無聞者及至
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種種疑竇
在東嘉或有別解今後人曲爲回護終屬牽強恨
不一起東嘉而問之子題一絕云琵琶一曲寫幽
懷自是千秋絕妙才歌舞場中傳故事蔡邕真箇
狀元來

近來詞客裨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
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
續前者有後以証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

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身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爲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却上金鰲背上行之識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爲宋江轉世楊么盧俊義

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尚狗尾之不若也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顛倒失倫大傷風化況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真逸史一書禪真後史二書一爲三教覺世一爲薛舉託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浣紗有後浣紗白兔有後白兔千金有翻千

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名如是觀凡此不勝枚舉姑
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
始者倍極精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
于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
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道自當凜
遵 俞旨永行禁絕

屬對雖曰小技然有絕不能對者有對而勉強者
如泥土地對鐵金剛剛字從側刀非金榜也即石
城隍亦不合格至一二三則絕不能對矣烟鎖池

塘柳對以波焰錦堤梅殊無意味梅香春意動連
符蒼司馬對以月老夜情多仍欠自然棗棘爲柴
砍斷劈開成四束何等真切對以閭門造屋移多
就少作雙間何其謬也又荷蓋水珠柳線松針穿
不過純用假事更難屬對惟蟬以翼鳴不啻若自
其口出龍因角聽母乃不足于耳歎巧合天然偶
過山陽學明倫堂見一聯云黃河水滾滾而來文
應如是韓信兵多多益善學亦宜然頗稱爽貼明
嘉靖時以青詞倖進者甚多惟袁慈溪相國

焯

醮

壇一聯不獨在諸青詞之上亦在相國青詞之上
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
一數數原于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
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
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予守枯蒼時過青田青田有南田山者誠意伯劉
伯溫先生故家也先生爲明開國元勳功業文章
銘諸政府昭之史冊傳之藝苑膾炙人口雖天文
曆數之學何嘗不爲寓意然不啻屬乎此自胡惟

庸進讒以談洋司有天子氣謀爲葬地先生憂憤成疾惟庸以醫來飲藥腹中積塊如石疾革太祖遣使送歸還鄉月餘而薨後世專以鬼怪附會矣乃謂先生未遇時得天書於白猿看守之石壁壁裂得書一匣書中語句多不得解遍訪無知者幸遇周顛仙于山寺拜爲師指示精習始知天文地理未來過去其佐明興國者天書顛仙之功也故凡事前知言無不驗一日太祖微行適勲戚家造屋正上中梁過其門見門後一人身服齊衰狀貌

醜惡一瞬而滅太祖回問曰今日上梁觸犯凶星
是何人選擇者劉伯溫答曰是日雖犯喪門神煞
喜遇紫微冲破能化凶成吉耳太祖暗驚又一夕
宿民家無物枕首乃以量斗爲枕竊聽隣家聚飲
忽一人出外小遺大呼曰不好今夜天子私行吾
輩當仔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太祖急推斗
而起又問飲者羣出言曰離斗口尚遠即當歸位
也太祖回告伯溫伯溫曰臣觀天象亦如此遂下
詔不許民間私習天文其事類此者頗多太祖心

久疑之因惟庸之讒外示保全心益猜嫉聞其死
乃遣人將其殮棺前鋸一尺意欲斷其首也及鋸
乃是空棺內貯大明律一部而獨揭發塚一條開
棺見尸者斬蓋伯溫已先知之故預造此長棺空
前一段以待其鋸也遣人回奏並以律呈太祖見
而驚歎曰律爲吾造吾自犯之耶遣令安葬而止
邇年後裔貧困異常至 本朝僅有諸生數人昔
年所賜田土山隴俱編入與齊民一體辦課矣每
有山崖洞壑被人掘啟者必訛傳曰劉伯溫當年

留下藏埋迨子孫窮困至急則發露令掘用耳嗟乎此亦何常之有不過因其神異而附會之子守祐八載知之甚悉讀太祖所賜手書詔旨稱曰老先生其隆重倍于侯伯勲臣凡此怪異不一而足皆齊東語也子有過青田懷先生詩云誰識西湖

一片雲

公嘗遊西

兄異雲起西北以爲慶雲公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有王者起吾當

輔萬山堆裏出元勳當時共比明良會後世偏將

怪聞丞相無端窮地脉

胡惟庸以舊忿使人陷公欲談洋司爲墓地

先生有意秘天文

臨終以天文書授其子璉進上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

晚

年不辟留侯穀豈爲明君異漢君

青田縣有混元峰在城之北一里青田山上爲道書第三十六洞天唐人刻厓上混元峰三大字即試劍石相傳葉法善煉丹此山以神劍縱橫試斫之石分爲四高百餘尺相距各三尺許類截肪子曾題一絕云塊然一石四分離傳說仙家伎倆竒山路崎嶇行不得更煩此劍亦平之此詩竟逸其稿分體編年俱未登梓偶檢括蒼府志得之附記於此

章奏文移告諭前列曰官銜各隨品級之大小而
署之明武宗復議北巡實事游幸自稱威武大將
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
上疏力陳不可疏上不省廷和稱疾不出武宗手
劔立命梁儲曰不艸勅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
地流涕曰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遂止予以
爲官銜從無此尊崇者然不過遊戲耳未嘗實有
其事 本朝相國圖 海 督師秦中子見其檄文及
告諭銜云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都統文華殿大學

士吏部尚書圖位列五等皆係極品亦可謂尊崇之至矣

溫處觀察駐劄定以溫州府城城之北有松臺山上有望闕亭傍山下有寶綸閣爲前明贈太師張文忠字敬之相府也孚敬初名璉以議禮迎合世宗與桂萼方獻夫一同驟貴璉更善伺人主意不期年由南京刑部主事超陞翰林學士後遂登政府賜名字敬今子孫雖式微其府第猶存家藏遺像二軸子親見之一爲張公坐像戴紗帽而兩翅

尖銳服大紅紵絲仙鶴背胸腰圍玉帶一畫世宗
皇帝像上坐兩傍各畫太監十數人窄袖軟帶牽
馬而立張公遠來朝謁戴長扁翅紗帽如今戲中
扮官長所戴者服蟒衣玉帶皂靴全不似今戲中
所戴丞相幞頭上面皆方而兩翅扁方曲長以向
上者蟒衣係長領非如戲上之圓領予甚訝其不
同及見草木子所載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
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
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

之中笠襖衫宋服也巾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
元服也方巾團領明服也庶民用之朝服一品二
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
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
羅流外授省劄則用檀褐其幘頭皂靴自上至下
皆同也閱此想明時尚沿前制未盡改歟幘頭始
於後周而畫漢時之像竟有用幘頭者又不知何
解也

張璠以議禮干進怙恩作奸固非善類然其改奉

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此千古卓識最得大體者不可因其素行而沒之

網巾之製歷代所無此物起于明止于明誠一代之制也因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燈下用馬尾結成小兜太祖問爲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裹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道士並取所結網巾遂爲定制

吾友申符孟

涵光

張越千

彪

王紫詮

璜

其壯年名

字皆具超達飛騰之氣符孟以世家門廕越千以

博學茂才紫詮以部郎出守歷仕觀察及其後也
符孟不樂仕進改字曰鳧盟號曰聰山越千絕忘
場屋改名曰漉改字曰月阡號曰曼持紫詮罷職
閒遊改名曰嬰改字曰紫裕號曰能如名與字音
同體別不獨寄與林麓放情魚鳥而取號之義寔
出有心玩世逃禪入道不復營營人事非好鶩高
遠耽寂靜也蓋亦無可如何者耳文人暮年多事
仙佛太白遊仙香山偕老道場二公猶然况三君
乎

嘗言營造房屋時不宜呵斥木瓦工匠恐其魘鎮則禍福不測野記記莫姓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禳弗驗他日轉售拆毀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爲風雨所敗其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專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皆然一日脊敝而緝之于椽間得一木刻女子任三四男淫褻急去之惟箔方始清白所載明悉歷歷如繪子

猶疑信相半待罪處州太守時其大堂五楹雖極軒敞壯麗但造自嘉靖未幾年深少有欹側窺其梁柱有朽者命匠人以斧頭敲响以定其中空實敲至正中西柱匠人睨而笑曰此中有物竭力一擊乃開大穴內藏木刻人頭耳目畢具如碗口大子不以爲怪亟投諸火其時康熙三十一年歲壬申子舉卓異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代子者爲劉起龍今亦十餘年矣安然無恙歷考府誌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陞者絕少豈真營造時果

爲木工所斃鎮耶殊不可解

俗以官吏不叅正五九其謂官長蒞任不宜用此
三月者此說起于宋宋以火德興蓋火生于寅正
月爲寅旺于午五月爲午墓于戌九月爲戌謂此
三月爲災月當避也予自筮仕以來雖歷任五遷
而攝篆署理不下十餘次凡一接印即赴視事弗
少遲延不獨不拘正五九月抑並不選擇日期是
以不爲橫惑胸中然每見此三月亦有親友蒞任
者未見主何吉凶也

諺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菴又云太上老君不煉丹謂此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不可用也野語云衛道夫聞前輩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民庶不可用予爲解之月忌之說六誕君象之說太腐皆非也日辰各有所犯生尅之理隨時變化未有以此三日遂爲萬古不刊之典不較年歲不拘干支不論節序而一槩論之也予任浙東觀察時于十四日遠接制府歸得瘡疾家人輩皆以犯月忌所致予笑曰此日

文武官屬同行者甚衆，豈人人盡患瘡疾耶？衆亦失笑。

今稱父曰嚴，易家人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是母亦稱嚴。今稱母曰慈，而每稱人父子曰父慈子孝，則是父亦稱慈。爾雅婦謂夫之弟曰叔，曲禮叔嫂不通問，後世亦有稱夫之弟爲小郎者。見于唐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在視，乃觀戲乎？王衍妻郭氏怒衍弟澄曰：太夫人以小郎囑新婦，謝道韞遣婢白獻之爲小郎解圍兩

家締姻相稱曰親家見唐蕭嵩傳皆平聲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去聲有所本矣近又呼曰親家公親家母

江南督標中軍副將銜大者升總戎順治間一李副將陞福建總戎時先祖爲江南方伯約諸同僚公餞讓李首坐李云不敢先祖曰公陞總鎮今非昔比矣應如此坐李作踟躕不安狀曰老爺們原是金子小弟到底是塊錫衆官爲之捧腹

四川一叅戎陞廣東協將到汛最遲郡守郊迎云
望公已非一日何遲遲至今想因蜀道難行耶協
將答曰家口衆多就難行了倒也論不得熟道兒
生道兒

一守備曰小軍出身見上官仍稱小的上官曰爾
今官矣猶如此稱殊不雅可易之備曰將如何上
官曰稱卑職備切記之一日隊伍中有年長者獲
罪於備蓋自恃爲備之前輩未免驕縱備大怒曰
卑職今是爾之本官如此放肆難道卑職不敢責

爾耶衆兵哄堂益輕之